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續鈔卷十六

德淸俞樾

秦鑄銅人有二

西京雜記云高祖入咸陽宮金玉寶珍不可稱言其尤異者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眞樂不異焉按始皇本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索隱引三輔舊事云各重三十四萬斤此人所習知也乃又有此小銅人十二枚則

人罕知之

呂保藏漢篆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梁山軍有涼山呂保藏漢篆云涼山保有呂保藏在絕崖半腹有一穴人跡所不到漢末赤眉之亂有呂保藏家貲巨萬齎金寶緣木而上鑿崖以居盡伐崖下木從不能近後舉家終焉紹熙中有樵夫得劵於崖側非銅非鐵其聲鏘然上有古篆云西漢之末赤眉邂逅賚金千兩坑埋而走羔豚十祭其財自阜今藏所猶存按此亦避亂之一法但言齎金寶不言齎糧食何所得食邪其人當姓呂名保不當連藏字

爲名

馬伏波射潮

國朝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云廉州海中常有涙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涙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關公殺顏良文醜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關公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按三國志本傳但有殺顏良事文醜非公所殺也乃宋時卽有此說則今演義流傳亦有所本矣

三國蜀時斷案文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潤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按自三國至宋時八九百年矣而此舊牘猶存是亦奇蹟惜當時無好事者鈔錄以傳於世也

蜀中寫像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蜀自炎漢至於巨唐將相理蜀皆有遺愛民懷其德多寫眞容年代既遠頹損皆盡惟唐杜相國及聖朝呂侍郎二十二處見存六處有寫貌人名一十六處失寫貌人姓氏按宋呂陶淨德集巡

撫謝公畫像記云成都舊風凡奉使者繪象天慶之仙
遊閣愚因此知老蘇集張益州畫像記乃蜀中舊俗已
載於叢鈔卷三矣今觀此知蜀中畫像之風自漢世已
然也

名畫錄又云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月蜀民奏請留寫
御容於大聖慈寺此則蜀中畫像不但人臣有之矣

名畫錄又云王氏永平癈興聖觀為軍營其觀有五金
鑄天尊形明皇御容一軀移在大聖慈寺御容院供養
然則明皇幸蜀而還蜀中有真金寫像之事又不止畫
像已也

安祿山造像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蓬州有安祿山題在透明巖大唐先天二年安祿山造彌勒佛一龕祈福象之按祿山死於至德二載年五十餘而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歲次癸丑下及至德二載歲在丁酉已四十五年以年月考之祿山是時未及十歲不應入蜀祈福恐別有姓名偶同姑兩存之按此必非一人然則唐時別有一安祿山也

歐陽詢驐蘭亭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南部新書云蘭亭者武德歐陽詢

就越詐求之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唐明皇自稱鴉

宋王讜唐語林云明皇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小字蟲娘時代宗起居上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尙之封壽安公主按明皇自稱阿瞞人知之自稱鴉則未聞也

唐時京城築者

宋王讜唐語林云中書令郭子儀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入各不相識郭令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

京城建官家牆皆是某築𡊮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按此築者大有見韓昌黎巧者王承福傳恐即本此而衍之

王摩詰語

國朝張爾岐蒿菴閒話云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版屈腰見督郵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

清義何氏碑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隆慶府有清義何氏古碑在劒門縣有登高臺存一古碑唐光宅中建其閒所載有名慕者于此生四子孝弟義遜家八十口不異居儀鳳二年敕賜清義門按此亦旌表義門之故事

宋韓淲澗泉日記云淳化二年十月丁亥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擕八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閭常稅外免其他役按此亦一義門也當表出之以存吾宗盛事

南漢劉龔康陵之侈

國朝朱彝尊曝書亭集云南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

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丈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八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人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

又黎遂球蓮鬚閣集云予家版橋對岸有洲名北亭崇禎丙子秋田間有畓出蠶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投以巨石空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其中至夜靜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弟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各重十五六斤其正處二金像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貝築之有鏡一光照暗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

中有玉魚能游動其他異物不可指識

宋太祖禁夯市

宋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太祖謂諸將曰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毋得夯市及犯府庫按夯俗字康熙字典引字彙曰呼講切近上聲人用力以舉物也縱兵大掠謂之夯市其義未詳

宋高宗論放生

宋韓淲澗泉日記云所司進呈諸路置放生池高宗曰此事固好但恐有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原有處復舊可也

宋高宗初議謚堯

宋杜範清獻公集詹體仁傳曰遷太常博士時高宗定謚或謂宜稱堯宗體仁言謚法雖有之於古無據且功莫盛於中興沒而不彰何以示後請比殷高宗謚爲高力爭之議始決按高宗生前尊號有光堯之稱蓋以其禪讓也乃歿而即以爲廟號則固不如高宗之稱爲得體矣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高宗廟號有議爲光宗脩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按思陵錄云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爲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留參欲稱光宗上

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甯考之甯禮官司乞用
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髙大爲義則高宗亦可乃就
初義據此則似無堯宗之說

宋二后像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宋高宗之母韋后今仁和學生員
韋朝恩乃其裔也有譜像於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顙衣
冠乃道人者也度宗后全氏廣顙鳳眼雙眉入鬢所衣
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
變姓按自明至今又二百餘年中經兵火未知此二像
尚存否

辨麥舟助葬事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日遣將麥五百斛往姑蘇子純仁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以麥舟與之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按文正公年譜仁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公子純仁生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與人陳眉公云歐陽文忠爲文正作墓志爲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葢公盛德不事在此予謂本無是事

梁山濼賊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宣和七年戸部侍郎蔡居厚罷知

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卒未幾所親王生暴
亡三日復蘇云如夢中有人相追逮至公庭俄西邊小
門開獄卒護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
自頭澆之四大呌痛苦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
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
救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
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旣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
也乃作黃籙醮爲謝罪乞命按此梁山濼賊卽宋江等
也宋江事見宋史張叔夜傳但云擒其副賊江乃降至
降後爲蔡居厚所殺而蔡居厚又以殺降獲冥譴則人

所未知也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宋史陳文龍傳先是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爲不足用罷之遂叛文龍討平之今興化各鄉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閭其人多於正月至三月先聚空曠處畫地爲圈大經三四尺去十步內以石投之屢中屢遠圈亦浸小至遠及百步圈小如錢而止故其技獨精宋史所言當卽此按水滸傳中有善投石者蓋亦有所本也

背刺盡忠報國字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嘉靖末年用故將楊照爲遼

東總兵官照湼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刺背一事始於宋岳少保元順帝末年杭州巡檢胡仲彬舉兵其徒皆文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至正德間錦衣衛匠餘刁宣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上怒杖而戍之嶺南嘉靖初南禮部侍郎黃綰爲白仿所攻亦自疏言背有盡忠報國字天下至今嗤笑至照而五矣

又云南宋有八字軍自刺其面云誓殺金賊報効趙皇此又刺面而非刺背

宋史呼延贊傳贊有膽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

出門忘家爲國臨難忘死爲主按此又在岳武穆之前矣

大佛頭爲賈平章纜椿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大石佛寺考舊史秦始皇東游入海纜舟於此石上後因賈平章住裏湖葛嶺宋大內在鳳皇山相去二十餘里平章聞朝鐘響即下湖船不用篙楫用大錦纜絞動盤車舟去如駛大佛頭其繫纜石椿也按西湖大佛頭爲秦皇繫纜石人人知之賈似道事世罕知者張氏不知據何書果如其說則南山必尚有一繫纜處

元朝本非蒙古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古今記要逸編曰韃靼與女眞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上者曰女眞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眞黑韃靼至武沒眞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眞東北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然則元朝乃韃靼非蒙古後乃襲蒙古之號耳蒙古蓋卽唐之蒙兀部亦謂之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

按此則金元同種元朝本非蒙古也忒沒眞史作鐵木眞今正爲特穆津即元太祖

明南京大內有宋理宗書額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南京舊內忠實不欺之堂扁書淸勁奇古類朱熹乃理宗御筆以賜郡守馬光祖者太祖仍而不改云

明初有意都汴

明夏原吉一統肇基錄云五月上幸汴梁即開封府也議定都車駕至汴築臺以祭天臺今在布政司治又築臺于南薰門外名封臺以爲祭神之所八月還京師詔

以大梁爲北京按此則明初固有意於都汴矣

明鄭曉今言云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友人言洪武中止有今南京爲京師何以此書乃有北京余曰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按此則明中葉以後幷大梁之爲北京亦有知有不知矣

大中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按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大中通寶錢未必明初所鑄

建文復歸事傳聞之異

國朝顧炎武菰中隨筆云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即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閒疑得其實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按此書惜不言其名不知何書

明張萱疑耀云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余意當以貴州

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閒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淨慈舊有建文帝像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淨慈寺永樂閒建文帝隱遯於此寺中有其遺像狀貌魁偉迥異常人

明初克蘇州城紀戳之異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云張士誠據有吳浙大朝行弔伐之誅太傅中山武甯王爲元帥以長圍圍城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密遣人納欵武甯引兵從閶門入不戮一

人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引兵從葑門入遇士女必處以軍法武甯急使人奉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者斬信國軍乃止葑門以信國之入至今蕭然武甯入閶門故至今民物繁庶餘門不及也

又楊循吉蓬軒吳記云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常忠武王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甯王入閶門不殺一人至臥佛寺兩王相遇武甯始戒忠武勿殺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甯今已五傳子姓繁衍固嗜殺不嗜殺之明驗也兩書同出一人而紀載不同當更核之

按明史太祖紀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討張士誠二十七年論平吳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則信國公即徐中山也吳中故語所云疑失實矣考湯和於洪武十一年進封信國公和本傳云從大軍伐士誠戰於閶門飛礮傷左臂召還應天創愈復往攻克之則所謂信國從葑門入者或謂湯和歟

又按常遇春傳諸將破葑門遇春破閶門以入則入閶門者是常遇春而非徐達矣

蘇州三學爲王欽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云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大肆厥惡時使士子錄書以予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至千餘卷時方近秋試諸生不往敬怒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於姑蘇驛敬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傍欲答學官諸生大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罵之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有鄭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毆之幾死明日召知府劉公瑀訪求罵者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乃引罵者笞於皇華亭下各二十敬至闕下以事上下巡按

推治巡按張公淮不肯承旨重繩諸生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得末減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寓圃雜記云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以妖術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衒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維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江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人專務

攫取財物所歷幾致激變按此敘王臣本末較吳中故
語加詳

按明代吳中義憤之舉惟五人墓一事最著前此有葛
誠事其墓即在五人墓旁余為作葛將軍墓歌同年應
敏齋為臬使曾表章之然其事迹稍晦矣至此事人無
知者諸生中亦無有慨然身任如葛誠顏佩韋等者惟
戴冠對知府數語稍有丈夫氣耳乃據知府劉公責諸
生語知永樂間尚有秀才罵內使事則更無可考矣

國朝汪琬堯峰文鈔有顏中和事略云中和父宏仁為
怨家周昌所殺中和年甫十三取析薪斧礪之束草如

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逾三年懷斧出門直昌市
中自後揮斧中昌首又斧之會其兄孟和趨至昌已死
兄弟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
和於獄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釋中和汪子曰顏氏聚居
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佩韋以
義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按顏佩韋事
甚著其後又有顏孟和中和兄弟則知者罕矣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貞勝編云五人墓事世盛
傳之時至江陰逮李侍御應昇開讀時亦有垂髫少年
十人各挾短棒直呼入憲署殺逆璫校尉諸尉踉蹌越

牆竇一竇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臠其片肉擲以飼狗按此事世少傳者以童子十餘人成此義舉則更奇矣

紅船白船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云王師與僞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之及戰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

明文林琅琊漫鈔云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高皇乘白船友諒紅船旣平漢命以紅船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

制
明董穀碧里雜存云聖祖與徐公達閒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値歲除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故迄今江中渡船謂之滿江紅云按滿江紅之名至今猶在白船之說則無知者矣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三學罵王敬一條內載知府劉瑀責諸生曰汞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邪初不解紅船語讀此乃明按此事在成化時是其時吳中尚有紅船也

明熹宗自演戲

國朝陳悰天啟宮詞云同龍觀會多海棠旁有六角亭每花發時上臨幸焉嘗於亭中自裝宋太祖同高永壽輩演雪夜訪趙普之戲

棗兒

國朝無名氏談往云崇禎末年京師與吳下市廛口語皆曰宋阿單至李賊破城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曰棗兒訛言宋阿單者以上聲讀去聲也按李自成小字棗兒知者亦罕

福八

國朝黃宗羲思舊錄載沈士柱宮詞云鸚武金籠喚御
名注云帝號鸚八寶妃因教鸚哥呼之按帝謂明福王
也

金三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鴻書云崑山舟師楊姓者
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楊憐之招入舟楊
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尫羸楊悔恨一日
泛行湖孤島下賺其拾薪乘之去三欲歸無路轉入林
中有八大篋盎盜所劫財三更臨江濱適有他舟三招
之來悉以篋入舟抵儀眞啟視皆金珠也即售得如千

服食起居非故矣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使人顧其舟先是楊棄三時女哭不欲生父母强之更納婿不從及三登舟女竊覰驚曰客狀甚似吾婿母詈之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氈笠戴之蓋三初登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躍如平生楊夫婦羅拜請罪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按小說中有宋金郎事即此但據此則金其姓而非名殆傳聞之異乎

盧舍庵有明太監孫隆像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十錦塘一名孫隄在斷橋下司禮太監孫隆於萬歷十七年修築孫太監生祠背山面湖頗極壯麗近爲盧太監捨以供佛改名盧舍庵而以孫東瀛像置之佛龕之後按盧舍庵即在余俞樓之東向不知其所始今始知之然已化爲荒煙蔓草孫像亦烏有矣

明代杭州有山東香客

明張岱西湖夢尋有香市記云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盡于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按此則明代西湖有山東香客今

無是矣

茶香室續鈔卷十七

德清俞樾

旃檀佛像始末

國朝高士奇金鼇退食筆記云宏仁寺康熙年閒剏清馥殿基址改建迎旃檀佛居之佛像高五尺鵠立上視後瞻若仰前瞻若俯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扣之聲若金石入水不濡輕如髹漆晨昏寒暑其色不一大抵近於沈碧升恭載　御製旃檀佛西來歷代傳祀記其略云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生西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入滅佛成道後嘗升忉利天爲母氏說法

時優填王以久闕瞻依乃刻旃檀像佛聖表目犍連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及佛復降人閒其像升空謁佛佛爲摩頂記曰我滅度千年後爾往震旦國大興佛化佛滅千二百八十餘年始自西域傳至龜茲六十八年至涼州一十四年至長安一十七年至江左百七十三年至淮南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至汴京百七十七年金太宗於辛亥歲迎至燕京閔忠寺十二年金熙宗於上京建大儲慶寺成奉迎於積慶閣中二十年金國海陵王復南迎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朝丁丑歲三月內殿火向

書石抹公迎往聖安寺一十九年至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奉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居十五年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百四十餘年自爾迎於慶壽寺至嘉靖十七年居百二十餘年因寺回祿奉迎於鷲峰寺至康熙四年居一百二十七年計自優塡王造像之歲當穆王十二年辛卯至我朝康熙五年丙戌凡二千六百五十餘年矣

按旃檀佛像余於叢鈔第十三卷已載之矣然所錄止鐵圍山叢談宋後之事不得其詳今讀高澹人所記故又備錄之

又按扶南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事見梁書諸夷傳而元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但言自龜茲至涼州至長安至江左不及扶南扃氏筆記又云考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摹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據此則又自天竺徑至江左矣且如其說像乃贋鼎也此事荒遠不甚可考今恭錄

御碑餘不具論

觀音大士傳

元時管夫人所撰觀音大士傳云觀音生西土諱妙音妙莊王之季女也將笄王以三女覓贅壻長妙因次妙

緣順旨覲齊以忤王被貶後于利稜洲多乃自幻形爲老僧上奏非至親手眼不可療王以二女爲至親宜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長濟度生靈一啟口必可得王使臣從仙長求郎自斷剜其兩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見仙長果無手眼籲叩天地求爲完之少頃仙長手眼已千數矣於是敘父子之情極歡勸王修齊王從之按此本唐僧義常所說余已載於叢鈔第十三卷矣今見管夫人所撰傳文記之要是俗說非其實也

文選嘯賦注引靈寶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字姓齊

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無糧常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性音汝雖不能言可憶此文也遣朱宮靈童下教姓音治弟之術授其采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悕懼女顯其眞爲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影而去按此疑即妙莊王女之說所自來姓音或即觀世音也

明楊愼升庵集引文選此注有女字姓音句誤作有女

姓音遂摽題音姓仙女是以音爲此女之姓矣升庵之疏乃至如此何也

普陀山觀大士現身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滄州人張漢儒至普陀禱大士一老人曰欲見大士乎張曰大士安得見曰但祈禱當有所覩張與同輩十餘人跪禱久之忽見洞口有金光果睹大士自石壁中出惟見側面又禱曰願睹正面大士即又背洞面海去人咫尺紺髮卷鬈高顴隆準衣綠色半身在雲氣中不可見衆歡喜稽首俟入石壁去老人云始亦以得遇大士現身故捨身於此供灑掃之役

按此知世間所畫大士像殊未肖也
房易錄又云長安薦福寺僧行美謁普陀山與雲水僧七人雨中炷香潮音洞虔禱願覩大士慈容倏見洞中現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白鸚鵡像貌莊嚴妙好是女人身他僧見者種種不一久之乃沒是大士現身亦無定相

換觀音像

宋王明清熙豐日曆云敕下江東轉運司斷大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江寧府陳繹爲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并將公

使錢糴糧餵飼自己白鷳按此等罪案絕奇

龍猛大士

宋鄭思肖中興集醉鄉詩効取龍猛大士藥盡點大地變黃金注云西土龍猛大士有藥能點大山爲金相傳今尚有龍猛金按此則釋氏亦有鑪火之術

八百羅漢

國朝朱彝尊曝書亭集書五百羅漢名記後云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勳記之詳矣特其名梵冊不具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鏤版附釋藏之後

按佛書諾俱那與其徒八百衆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岩故梁克家三山志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赤城宜止及天台五百人也

按五百羅漢之說屢見梵書余於小繁露已略載之矣八百羅漢則世罕知者故表出之至曹太尉雖爲羅漢堂作記而實非曹所創建謂以曹僑居赤城故止及天台之五百人恐未必然也

又按 國朝范鈘廣雁蕩山志引宋向文靈巖寺碑云

按釋氏書有大阿羅漢與八百眷屬居南贍部洲自西教東流歷數百載人莫有知者皇宋太平興國四年有

僧行亮神昭至溫州樂淸山門鄕見西有巨山秀詣耆
老則曰是爲雁蕩山中有龍湫後於廣藏中得古禪月
大師貫休嘗著羅漢讚文至第五諾詎那尊者篇中有
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而後知南瞻
部洲羅漢所居即此山也按此則八百人並居雁蕩矣

月中兔是佛化身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云月中兔者佛昔作兔王爲一
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
得淸涼又令地上衆生見而發意

按藝文類聚引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

髏就穴鼻始明注云穴決也決鼻兔也是月中有兔本出緯書乃梵書又以爲是佛之化身此事世罕知者

不動尊佛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官司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事之極恭

更生佛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仙井監蘭池鄉民鮮迷病死遇故人曽惟吉曰有鄉人在可匃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爲更生佛矣少焉吏引入殿下放還迷拜

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
如來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虞名祺字齊年更
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按更生佛名世無知者以古佛
名而虞公得爲之豈佛名亦如人間官職可迭爲之乎

秋露子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秋露子梵言舍利佛舊文言
舍利子此譯云鶖鷺子從母爲名母眼似鶖鷺或如秋
露鳥眼因以名焉按世人皆知有舍利佛不知有此二
名秋露鳥亦不知何鳥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引龍舒心經云舍利乃佛弟子名以

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鶖鳥之眼

按此則秋露鳥其即鶖乎

六祖眞身

宋文信國指南後錄有南華山詩自注云六祖禪師眞身蓋數百年矣爲亂兵刲其心肝乃知患難佛不能免況人乎按六祖眞身於數百年後遭此一劫信乎大患在有身也

又一題云己卯五月十八日予以楚囚過曹溪宿寺門下六祖禪師眞身頃爲亂兵窺其胸探其心肝蓋意其有寶故禍至此

佛圖澄姓温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封演記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圖澄姓温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按晉書藝術傳高僧傳並云本姓帛氏此乃云姓温何歟

三階

唐韋述兩京雜記云化度寺隋高熲捨宅立有沙門信行自山東來熲立院處之撰三階集三十餘卷大率以精苦忍辱爲宗言人有三等賢愚中庸今並教之故以三階爲名其化頗行故爲化度寺

䤈䤈和尚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云智顯禪院在橫山下梁人吳廣施所居爲寺祥符中心印軻禪師重建初䤈䤈和尚以錫叩石清泉爲流雖水旱不增減軻師引泉足用迄今猶存按和尚名甚奇廣韵二十二覃有䤈字火含切面紅也豈以貌得名邪

胡僧以畫傳

陳姚最後畫品錄云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並外國比邱旣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

五畫僧

明楊慎升庵集云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後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評以懷素比玉䛒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玫瑰䛒棲比水晶

法極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僧剏承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研北雜志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知之

佛印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予游䙡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予問師寄此山幾年道具何在伴

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衮衮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邪曰食時寺有椀又曰豈不畜經卷邪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邪曰雨門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邪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予曰然則手中紙軸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子甚愛其風韵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吹雜火予欵曰使窺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爲無事人邪按王漁洋居易錄引此事而言佛印爲坡公所喜而行徑乃如是余於叢鈔卷十二載參寥後還俗事今又覩佛印事乃知古所謂詩僧大率

類是矣

又按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坡詩有琴聰蜜殊詞僧思聰仲殊也放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游權貴門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爲坡公所譽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載呂溫卿爲浙漕履起大獄後欲網羅參寥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道潛呂索牒斷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兗州

金碧峰

明邱㙂七修類稿云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峰啟之見脊座新聞按明代坊間有東洋記一書敘三保太監

事書中有金碧峰和尚

程明道歎僧家威儀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明道先生嘗至天甯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闍士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李太白詩衡嶽有闍士五峰秀真骨闍士開士皆僧之稱

僧尼受戒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周世宗廢幷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

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
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
靑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
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敕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
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於官
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與疑爲背誦與對本云

宋時僧牒甚貴

東坡集雜記有一則云參寥行者鍾守柔事參寥有年
參寥言秦太虛有意爲率交游朋三十人每人十千買
祠部牒令得出家拔一人十千三十人則三百千然則

宋時僧牒甚貴也

按度牒之直詳見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引章俊卿羣書考索云元豐七年著令度牒每道爲錢百三十千夔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爲百九十千其後金皇統五年慶壽寺天長觀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是度牒之直亦有高下又云宋紹熙三年閏二月甲寅定僧道度牒價至八百千蓋免地稅免役文憑也則南宋時度牒有貴至八百千者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引陸放翁爲行者詣印定求度牒疏有空手要七十萬錢之語則宋時一僧度牒直七百

千也按乃此南宋之制若北宋時則不至此恒言錄引東坡知杭州日乞支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若一牒七百千則二百牒得錢一千四百萬千以此修本州廨宇不太多乎又引東坡請以度牒二百道買米二萬五千石糴得一萬五千貫是每道直米一百二十五石而以優價入減價出則度牒一道止直七十五千

禪家六籍

國朝喬松年蘿藦亭札記云佛書大般若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圓覺經楞嚴經號禪家六籍猶儒之六經

按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十年九月令僧徒皆通般若心經金剛般若經楞伽經命學士宋濂考校之不通者令還俗然則明代考校僧徒止三經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八年御筆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是宣和間道家所習有此四經是可與釋氏六經並行矣惟黃帝內經乃醫家言與老莊列並習殊不倫耳儒書中惟周易尚可附會為道家之說此外實無可附會不得已而取孟子或以其有養氣養心諸說耳

能改齋漫錄又云其在學中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按此葢因其時命學校諸生添治黃帝老莊列四經故增此士名定其官品也亦人所罕知者故附錄之闕士之名則未詳也

金剛經偈語異文

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元魏留支譯本作一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陳隋以下諸譯本雖語句小異而此九字皆

同今世止行鳩摩羅什本無復知此矣世俗讀金剛經者盛稱此四句唐伯虎以六如自號亦取此也若依留支本則有九如

共半三十比邱百

金剛經云與大比邱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隋大業中三藏笈多譯本作與園中大比邱眾共半三十比邱百解者云即千二百五十人也以三十而百之則三千以三千而半之則千五百除去一千又以五百而半之則二百五十合前一千即為千二百五十人半而又半故曰共半共合也按如此譯經紆曲太甚不知其何所取義

也

轉經

明楊愼升庵外集云唐詩服玩僧收爲轉經今人謂寫字爲轉經非也西域之俗以木規圓爲二輪象一用梵篆化書一用梵篆牡書牝書自內而外牡書自外而內牝輪在下牡輪在上以機而圜轉之所謂三藐毋馱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

新伊舊伊

明楊愼升庵外集云教乘法數有二伊之文二伊新伊舊伊也新伊如此方言今文舊伊如此方言古文

升庵又云西域以無比爲伊字最尊稱曰伊伊稱爾曰伊爾皆加以尊稱

淨賄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僧利卿井闌石刻云開元寺僧利卿謹舍淨賄壹拾參貫文有餘重修義井一口按淨財屢見唐宋石刻淨賄罕見

兄妹共寫法華經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顧湘舟有唐胡兄妹共寫法華經七卷細如蠅頭後題云燕子女十周之無能知者楷法甚精今爲張叔遠珍藏

燄口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釋氏說餓鬼名面然又名燄口言餓則飢燄出於口而面若然也有唐實叉難陀譯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呪經一卷有唐不空譯佛說救燄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有瑜珈集要燄口施食阿彌陀緣由一卷又有甘露僧造蒙山施食儀按此皆僧家放燄口之緣起也

善男善女有二解

金剛經六譯疏記云善男信女有二義一以人稱是四眾人也一以法喻以羅漢性剛直能自善不能化人表

爲善男子菩薩性柔和慈悲能自化化人種佛善根紹隆佛種表爲善女人按此知觀世音菩薩今作女像亦非無理

西天僧來東天求佛

國朝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云二十七日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胯內一僧能華語自言係大西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遊普陀五臺峩眉諸名山不見有佛聞打賴喇麻似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丹喇麻是佛涉窮荒往視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件僅存

僧作制義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即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

黃俞部云曾見之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往遊金陵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詞綺句其題則出金剛楞嚴諸經其入選者亦稱祠部郎爲座師

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語云明之內監有所謂膳堂秉筆者舊由司禮監薦舉崇禎元年始面試以時文欽出題若能致其身題鄭之惠曹化淳二人皆考中式至十二年夏季李承芳署司禮監印其名下願三聘密託王建鼎代作選於衆時藝一篇被巡綽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足見明季風氣崇尙八股之深矣按緇流且試以時文則此亦不足異也

稗沙門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實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

田中生稗麥其形如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穟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眾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

焚佛骨萬二千斤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按佛骨安得如許之多不可曉矣

野獲編補遺云嘉靖十五年勑廢禁中大善殿夏言以

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頭佛牙等議投之火凡毀金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函貯佛頭牙等一萬三千餘片據此則佛骨兼有佛頭佛牙且必是元代所奉番僧之遺蛻非唐時所迎奉者比也

德淸俞樾

施存

明何孟春餘冬敘錄云眞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眞焉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爲教矣

絳縣老人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周公才字子美溫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止山下邸中有道人

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置杯其上俄頃即熱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奈何是日入邑境就民舍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當相就命我先攜酒果來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民帥妻子羅拜道人亦慰接之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頹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旁獻一桃甚大曰食此終身無病長揖而別指顧間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按絳縣老人宋時尚遊戲

人間亦可怪矣但不知自春秋至宋政和初又幾許甲子耳

莊君平宋時尚在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福州有道人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迹其所往執弟子禮甚謹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爲捧溺器以進叟詢其燄答曰懼冷氣傷先生寘諸被中耳叟大感異曰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修身度世之說李季言綸頗能誦

之令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值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已按莊君平即嚴君平漢人避明帝諱故改莊爲嚴耳使此人自稱嚴君平則僞矣今自稱莊君平疑其不妄然其五言詩淺薄不類漢人語

徐庶

國朝無名氏述異記云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靜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閶門遇徐庶其子元芳言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崇禎九年漢中人劉一貞入終南山采藥遇仙人自言是徐元直令一貞奏事有旨下撫按察訪成都費經虞有詩云傳聞徐元直尚在南山雲我欲從之去高峯麋鹿羣

按徐元直飛昇事余已記於叢鈔卷十四矣今得其詳復記之是徐元直仙蹟在明末　國初甚顯著也

居易錄又云錢牧翁作彭幼朔傳云近有人入青城山見老人跨白鹿曰我三國徐庶也此與蜀人費經虞所言同特終南青城異地耳

國朝繆艮塗說云常州某往來山東一日至海濱其地

有天生石橋跨於海中趾據勞山寬僅尺餘長不可測無有能過之者某曰吾試一往遂大步而去由橋入山腹中見茅庵內坐一老者疑爲仙老者曰予非仙乃狐也適有客至所論皆三國後漢事客退老者曰此三國時徐庶也於是邀某至後山一石洞推之下已在常州矣按此雖不足據然亦言徐庶成仙事再數百年徐庶之仙蹟安知不與純陽代興乎

十二仙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道士張素卿於簡州開元觀畫容成子董仲舒嚴君平李阿馬自然葛元長壽仙黃

初平葛永璝寶子明左慈蘇躭十二仙君像各寫嘗初
賣卜賣藥書符導引時眞筆蹤灑落當代名流皆推畫
手蜀檢校太傅安公思謙好古博雅甲寅歲十一月十
一日値蜀主誕降之辰安公進呈所畫十二仙眞形
十二幀蜀主命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歐陽炯次第讚之
令翰林徐詔黃居寶八分書題之乾德三年聖朝克復
吏部侍郎呂公餘慶鎭蜀求古畫圖書並將進呈斯畫
與焉按世俗有八仙之說罕有知此十二仙者
唐于逖聞奇錄云馬自然貌醜纑鼻禿鬢大口飲酒石
餘醉眠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

無不差者嘗吟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此

馬自然之仙蹟

咸淳臨安志方外門載馬自然名湘鹽官人大中祥符元年卒葬於其家之東園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帝命杭州發其冢止存竹杖據此則馬自然又北宋人矣殆誤也

蜀八仙

明楊愼升庵集有蜀八仙云譙秀蜀記載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即鬼容區隱於鴻冢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

於蜀今之青羊宮也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

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

卜肆在城都六曰李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

在青城山八曰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

洞中

清甯二百三十一年

唐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令書碑題云蒼龍

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元卿撰末云清甯二百三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建按此即東坡詩所云羣仙正草新宮

銘者也清甯之號不知誰所紀仙家亦自有年號邪

仙宗十友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石恪攻古體人物有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搆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仙宗十友圖按此十人爲仙宗十友亦世所罕知也

苦竹眞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呂洞眞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眞人方能驅使鬼神按苦竹眞人爲呂洞賓師世無知者

呂仙自敘

國朝張爾岐蒿菴閒話云天啟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壻蟠齋得之乩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遯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考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禮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乩筆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為叔父亦良怪異矣按乩筆自不足據姑以廣異聞

呂眞人畫像

國朝張道臨安旬制紀云潞王有呂眞人畫像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相傳仙筆也

呂洞賓封帝君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宮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孚佑帝君呂洞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即羽流輩亦未之知也

呂元圭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

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淸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於石照亭窗上或云元圭乃先生別字按此呂元圭與邯鄲呂翁似均非洞賓也

嬾殘至明季猶在

國朝徐岳見聞錄云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鱘魚嘴夢廟神來謁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爲師弟兄同修道三昧今爲國師公爲宰相我墮落爲江神血食於此宰殺過多必墮惡道望公達三昧爲我禮懺法以禳宰殺之愆三昧爲建水陸道場廣齋僧衆有一火頭僧曰舊神

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亦受戒不歆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卽時仆地起語曰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破我戒人問懶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按此懶殘不知何人其卽李鄴侯所遇者耶賀相國卽賀逢聖明崇禎朝宰相懶殘和尙至明季猶存亦奇矣

曹休

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云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甌側問叟何人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郞君極有好官職此行

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叟無解但見郞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敘之請濡豪執筆隨語記錄詞多隱密亦敘相國牽復之事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爲請卽以銀盂令自酌飮頃之酒盡遂以銀盂枕首而睡及旦失叟惟銀盂在焉驚問訪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之閒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閒往來賈販常賑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受其遺者

按余於叢鈔卷廿四載曹佶休事疑卽世俗所傳八仙中之曹國舅今觀此又疑曹佶休卽曹休也然曹休魏

志有傳史明言其疽發背薨謚壯侯則亦無成仙之事是又疑不能明也

陳摶與毛女往來

宋李石續博物志云毛女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時人陳摶在華山或誇以與毛女往來

國朝周亮工書影載陳希夷遇毛女詩云藥苗不滿笥人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玩相將入翠煙句似其事或竟有之

黃子久仙去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

觀棋爛柯不止一處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李宗諤云達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弈棋不去至斧柯爛於腰間即此地也乃知觀棋爛柯不止衢州按余於叢鈔卷十四引猗覺寮雜記知爛柯不獨觀棋且有聽琴之說今乃知觀棋亦非止一說古事多相類也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南劒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

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二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遂失二人所在此亦樵者觀仙人弈棋事但不言爛柯

陳箍桶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陳箍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污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宏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按此箍桶人豈即伊川所遇之成都隱者邪

明陳槤羅浮志云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盤櫳箍桶爲生作盤櫳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爲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痕箍桶頌云有漏敎無漏如何水泄通旣能圓密了內外一眞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於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潭州赴鶴會與一箍桶老子掎角入水而逝當目有葛縣尉在潭州見之方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按此知所謂宋仙陳箍桶者卽其人也

又按陳楠捻土付病者服之輒愈人呼之爲陳泥丸

文文山遇仙

宋文文山指南後錄有一題云文山遇靈陽子談道繫之以詩曰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至人不可見世塵忽相攖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公如有夙世盟相從語寥廓俯仰萬慮輕云云大呂公不知何人謂之靈陽子則非純陽也又有一題云歲祝犁單閼月赤奮若日焉逢涒灘遇異人指示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賦五言八句其詩曰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按祝犁單閼乃己卯歲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也是

時文山已在獄中此異人者乃於獄中相訪邪亦可異矣

王赤腿

元劉祁歸潛志云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哨腿王或云名予可字南雲居鄢蔡間以乞食爲事衣皮衣露膝好插花額上繫一銅片如月時時自言爲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詭誕莫可測然善歌詩索韵立成字亦怪異凡寺觀樓閣及民家屋壁書其詩殆徧往往有奇麗語

鍾丫髻

明王世貞鳳洲筆記云鍾丫髻百十四歲尙丫髻故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按宋史陳摶傳有髽髻道人鍾離子不謂又有此鍾丫髻也

張刺達

明徐禎卿異林云張刺達相傳是宋時人爲華州掾嘗從徐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摶先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據榻端坐太守不悅先生請曰先生袖中何物幸以相貺道人探出棗三枚以白者授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守太守愈不悅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先生是何道者先生曰此純陽眞人也太守

悔恨不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游入閉太宗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按張刺達他書多作張邋遢即張三丰也其事蹟人多知之然其得仙之由則或未知之也

國朝許纘曾滇行紀程云平越府南門有高真觀爲張三丰仙師道場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字街四大字按此張三丰遺蹟人所罕知明史但言其復入武當歷襄漢不言其入滇也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卽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元元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軏山爲棺歛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衞指揮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眞人按此敘張三丰本末頗詳明史方伎傳作一名君寶寶乃實字之誤也

國朝徐岳見聞錄云明初張邋遢旣化於甘州張指揮

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入貢者猶云三丰爲某台吉供養見在不死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平越郡城內有張邋遢修道故跡邋遢名三丰閩人洪武間以軍籍戍郡蓬頭赤足丐於市人呼爲邋遢翁按此與異林所載又殊然張三丰於明初已著仙蹟乃謂其洪武中戍黔恐非實也

滇黔紀遊又云府南五里郎武勝關隔溪絕壁有三丰遺像旁有明撫軍郭青螺書神留宇宙四大字按此四大字爲郭青螺書許氏滇行紀程所未及見也

趙如如

國朝無名氏述異紀云蜀人趙如如長髯偉軀明時爲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與崑山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鬼也徐曰吾與子爲異姓昆弟不知吾爲學道人邪蓋趙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五行遁法其殉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歲甲子客有自晉陀至者趙寓書於何云在南海修道按先君印雪軒隨筆載周忠武部將侯老道事余於叢鈔卷十四載闖賊將李赤腳事趙如如殆亦其流亞乎

國朝方士淦蔗餘偶筆云京師虎坊橋五道廟老道人毛髮盡白身極矮小寡言笑問其年罕有知者長齋喜

飲酒相傳實吳逆悶諜吳誅遂以道服隱於市與縉紳往來或招之飲伺其醉暢談滄桑冀探其蘊默無一言但含淚而已竟以壽終

崑嵛山中仙人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前御史樂安成公實慈明崇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譴戍鼎革後隱崑嵛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見松林中有人偃臥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臥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按小說書中載有人見楊椒

山赴西市而棄家雲游遂以得道者葢亦有本也

姚眞人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元延祐間有姚眞人者錢唐人家溫飽其妻蔡氏一日語其夫云欲脫俗修眞以家業二分畀夫娶妾爲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爲修養之需夫曰汝旣修眞吾無子女何忍獨墜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眞不宜夫婦同處各建一庵於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妙時謂之雙修云蔡號沖靜按姚眞人夫婦與明時蓮池夫婦相同乃蓮池事甚顯而姚較晦檢西湖

志亦無其人竟莫知其何名矣

又按丁野鶴與妻王守素亦皆修道事見輟耕錄杭人夫婦淸修姚眞人丁野鶴及蓮池而三然丁野鶴事知之者猶多也

宋張師正閒窗括異志云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孺人日頌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旣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旣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生平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

般若船按此亦夫婦雙修之事風月同乘般若船眞蓮臺佳話也雖非仙蹟以夫婦雙修類記之

居士頌云既無障礙又能皎潔愚謂皎潔者月之本體障礙去則皎潔見矣豈有無障礙而不能皎潔者乎又能二字滯矣當易之曰既無障礙自然皎潔

吳彩鸞所寫之書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唐女仙吳彩鸞于洪州紫極宮寫唐韻今有寫韻軒人盡知之又於安福福聖院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人罕知者又蜀導江縣迎祥寺有彩鸞寫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放翁猶見之

又云玉臺嘉話又載其書龍鱗楷韻天寶八年製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即鬻於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研北雜志云宇文廷臣家有吳彩鸞玉篇鈔書一先爲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

按吳彩鸞書玉篇鈔余已載於叢鈔卷十四矣讀居易錄又備錄之惟末數語疑有誤據樓鑰攻媿集玉篇鈔並宇文公所藏然既云玉篇安得有廿三先廿四仙之

日殆將玉篇唐韻并爲一談也

又按柳誠懸題語亦有可疑葢隋開皇初陸法言等著切音五卷唐天寶中孫緬刋正之名曰唐韻至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等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是廣韻之名至宋始有而柳誠懸題語乃曰一夕書廣韻一部其僞託可知矣玉堂嘉話乃元王惲所著漁洋山人曾摘其譌舛者數事此條亦譌舛之顯然者也

何仙姑

明陳槤羅浮志云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敎食雲母粉

可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囘持山果歸貽其母後遂辟穀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按今俗傳八仙中有何仙姑余於叢鈔卷十四已詳載其事實矣此何仙姑疑又別是一人也

宋時煉丹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章聖時煉丹一鑪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觔至熙甯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袞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

鑄疑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桓譚新論云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鑄凝似是黃白術

壇醮之始

明張萱疑耀云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禍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是設醮之法始於此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淸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

疑耀又云齋與醮義異而事同靈寳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牷血食謂之祭蔬果清修謂之醮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後世乃謂靈寳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銜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

按文選高唐賦醮諸神禮太一李善注云醮祭也漢書郊祀志云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是古祭本有醮名漢世方士襲用之後來道家亦循其名耳